

早安

□周实

昨日,清理旧物,清出一个笔记本,四十多年前的了。笔记本是建国送的。那时,他在部队当兵。他给我写信,说起那边的冷,尤其是值夜哨的时候。

他望向祖国道一声早安话到嘴边了却又停住了

此刻多么安静呀还是让祖国多睡一会儿吧

再过一会儿再问他早安诗的题目是《早安》。我在信里面向他问早安!如今,建国已经走了二十多年了吧,我还想对他这样说:早安。

真诗人厉鹗

□刘诚龙

厉鹗是一位重新认识的诗人,今人或不知其名,而在清初,却凡有笔墨摆处,即能歌咏诗。“余(全祖望)自束发发出交天下之士,凡所谓工于语言者,盖未尝不识之。”工于语言者,说的不是井水饮处,而是笔墨摆处,俗到井水饮处,是好诗,雅到笔墨摆处,不为众人知,不能说不是好诗,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,点击量有差,不能说文章质量有差。井水饮处,是衡文一大标准,笔墨摆处是量艺一高标准。

高度称许厉鹗,不只在祖望。厉鹗也曾科举,作谋稻梁,于康熙五十九年上京科举,主考官李绂读了其诗,拊掌赞之:“此必诗人也。”其时诗人与小妇,都是高称,不是骂人。高赞厉鹗为诗人的,不是“个见”,几成“共识”,有谓:“厉征君肆力为诗,镂心役贤,句雕字琢,吾乡百年诗人中殆难见匹……”其名气由数十年不遇提升到百年不遇。

厉鹗是浙江钱塘人,少贫。老爸过世早,哥哥把他带大,哥哥大不了几岁,一身养不活两张嘴,想把老弟送到寺庙里去当撞钟和尚,老弟打死也不去。厉哥想想也不忍,兄弟俩便相依为命。好在毕竟居大城市,厉哥搞起了地摊经济,“卖淡巴菰叶以养之”。淡巴菰叶,今名烟叶。

厉鹗作死读书,梦想着颜如玉与黄金屋,十年寒窗不足苦,昔日龌龊不足夸。厉鹗首次落第后,不想再考劳什子试了,老友全祖望来劝,全公怕一个人力度不够,又写信给杭世骏等诸位亲,叫大家一起来“诸位勉之”。厉鹗便再去考,又落第。

毕竟是名士,野有遗贤,朝廷无限。朝廷来野寻贤,寻到钱塘贫民窟,寻到厉鹗,叫他填个表,要他

我们的田野

□赵子安

小时候,我与做知青的父母生活在洞庭湖畔一个人工围垦的农场。雄伟的大堤是水陆的分野,那么漫长。无数次,我随父母从省城返回,必经大堤才能到家。五十里的沙石路,还有手推车驶过尘土飞扬,让我叫苦不迭,望而却步。妈妈说,大堤是当年他们肩挑手扛,用簸箕一担担扛上来的;左边是浩渺的湖面,右边是青葱的田野,一路走过,像在身后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。

生产队傍堤而筑。黑糊糊的茅草屋排列整齐,衬托着居中独有的一幢砖瓦房,那是队部和食堂。勾连的巷道,凹凸不平,雨天总是污泥浊水,无从下脚。家就是前后一房一厨。泥地上老鼓起油亮的土疙瘩,赤脚踩上去,沁凉而光滑。隔段时间,爸爸拿锄头修路,把经双脚搓磨过的黑土铲到田里。

田野无边无际,铺天盖地。随农时变换,种水稻、棉花、芝麻、油菜和甘蔗,田埂上点有一簇簇黄豆或绿豆。我学农摘过棉花。烈日当空,头顶着炫目的阳光和雪白的棉花,我被晒黑了的皮肤,穿行在密不透风的棉花田里,无精打采地采摘棉花。割过水稻,锋利的镰刀割下一种生命形式。山村本身就是一幅画,更是人类的精神家园。到了这里,有油菜花相伴的日子,便抵达了诗与远方的彼岸。

归来不久,下了今年第一场雪。飘飘扬扬的雪花,像极了深山油茶花的花瓣。油茶花,雪中花,冰清玉洁,干净得纯粹而精神。

不做二不休,干脆将这个从不知名的沟壑叫做“乌龙山大峡谷”了。

峡谷里,整天播放着电视剧主题曲,水哥亲笔手书的“乌龙山大峡谷”六个大字镌刻在村头的石壁上,还有由他的巨幅头像、电视剧简介、剧照组合而成的广告墙赫然在目。种种迹象表明,乌龙山的地名已经坐实了,毋庸置疑。

柏油路穿山而来,沿着峡谷向远处延伸,接通了山外。交通的便利给山民带来了做梦都想不到的变化,过去肩挑背驮去一趟县城,要走大半天山路,现在只需要一溜烟工夫。好多山货苦于运输销不出去,从此不必再为此发愁,只要你愿意,有人定期主动上门收购,卖个好价钱,然后通过电商销往四乡八处。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,是这个穷乡僻壤之地,以前哪里没有外人光顾,现在游客都乘坐大车小火车蜂拥而至,来看天坑、观溶洞、渡阴河。那些人迹罕至的天坑和溶洞,经过打理,铺设了台阶、护栏,配上五光十色的灯光,简直就成稀世风景了。特别是“葱迷洞”,堪称一颗镶嵌在峡谷深处的明珠,迷倒了无数人。不外乎一些长得奇形怪状的钟乳石,多

天地位作,挂牌仪式将载入史册。赞美之词与掌声不断,贯穿了乌龙山历史上的这个下午。一直被乌龙山纠缠的我,终于得以解脱。乌龙山用不着再去考证和寻找,它就在眼前,作为一座个体的山独立存在,又融入湘西的万山丛中。如果非要查明山的缘起,我想有两句话足以给出答案,这便是——

因为水运充,所以乌龙山。



春(国画) □胡江

壳,取出种子,晒干,然后加工,榨成金灿灿的茶籽油。江南山区冬季常见的一个画面是:一家人围着温暖的火桶,一边掰油茶果瓣,一边看电视。偶有一两粒黑色的种子弹落在火盆,炭火正旺,油茶的浓郁芬芳骤然弥漫,在村庄山空久久飘荡。更有乡村油厂散发出来的油茶香味,相隔数里便往人鼻腔里钻,让人忍不住停下来,闻香气。

年内,拜访一位居住在深山的老友,老友带我去他家后山的油茶园。油茶园很大,漫山遍野的油茶花开了,清幽甘甜,诠释着山村和童年的真味。霜降前后,采摘回来的油茶籽,要筛开果

乌龙山考

□田瑛

电视剧拍摄的外景地早有耳闻,一是张家界。凡到此一游者,对剧中场景定不会陌生,将张家界误作乌龙山亦未可知。二是我老家永顺县城外的八阵图。这里有无险据守的岩洞和迷宫般交错的高峰,正是当年土匪盘踞的好所在。

电视剧深入人心,其背后潜在的商机是巨大的,但是精明的张家界人和自嘲为湘西犹太人的永顺人,居然都没有意识到用来打旅游牌做山水文章,而将机会白白让给了相邻的龙山县。因为有现成的“龙山”二字,前面加上一个“乌”字,岂不是天撮之合?由此可见龙山人的智慧。他们将遥远偏僻的火岩村正式改名为“乌龙山村”,并且没有忘记始作俑者,通过选举程序,推荐剧作者水运充为名誉村长。

新村名的诞生不能缺少庄重的仪式,时间就定在今年的10月18日。这一天,新履职的水哥走马上任,随同前来捧场或助阵的还有一个个阵容豪华的作家采风团。正值金秋季节,龙山却连日阴雨霏霏,但雨天不湿衣,也无碍挂牌,仪式照常进行。汽车盘山绕岭,最后进入一道神秘山谷。龙山人一

摸出枪来,三五成群地去剪径,干一些杀人越货的勾当。故此,土匪的名声可想而知。然进入现代生活,土匪一词已成为历史,其定义在不同人的观念中大相径庭,将土匪头衔冠以性格粗犷之人是常有的事,如我,调他是人们善意的戏谑和调侃,除了不得已接受,别无他法。作家郭小东还公然以《湘匪田瑛》为题撰写长文,在《羊城晚报》连载数日,给我无端平添了麻烦。文章被我的顶头上司王曼先生看到,这位东江纵队老革命大为光火,一次见到郭小东,便劈头盖脸厉声责备:“你怎么把我们田瑛写成土匪啦!”更有甚者,我的同姓长辈兼中小学教师田应珍,一直对我视如己出关爱有加,见到我赠送给他的小说集《大太阳》收录了郭文作为后记,又愤愤膺地打来长途。电话中,我听到她几近失态的骂声:“你怎么会有郭小东这样的朋友,还不赶紧断交!”

遥望湘西,我无语。都是乌龙山惹的祸。乌龙山,你这莫名其妙的好,奇乌有之山,竟让我充完好奇同向往了,若不探个究竟,心中的悬疑将如何释然?

车窗外的风景

□凌仕江

在北方,一马平川的北方,人坐在车里,同样的车速,窗外日光下一排苍黄的速生杨,焦褐的大叶子,看上去有种被烧灼的味道,它们在许巍的歌声里如长驻的少年,仿佛要让初来乍到的我第一次看个够。辽阔的玉米地,远远出现白头巾的影子,开拖拉机的农民,载着堆积成山的玉米籽,摇摇摆摆从田间驶向村庄。

这样的画面从窗外慢镜头一样后移。

我以为我们已经走了很远,在一条坦直的高速公路上,并排行驶的概率极低,来往车辆比视野中很久闪现的房舍和商店更稀疏。那些后移的玉米田和路边的速生杨,像穿着笨重的北方农民,并未移步太远。在北方,车窗外的风景,不适宜用“消失”这个词代替速度,因为车里看风景的人,几次回头,那些原风景还在歌声里踟蹰。

若是在南方,我来的南方,窗外的丘陵、河流与花草树木,早已一晃而过。小卖部、路人、屋基、庄稼、猫和狗随处可见,防护栏之外的零散风景,距离公路如同胶水粘粘紧密。它们在车窗外,就像俄裔美国诗人约瑟夫·布罗茨基的诗句——波浪在波浪式的窗后面跌落。南方风景的丰富构成,是单调北方设法抗衡的。

原以为这是南北行驶的速度之差,究其原因,是窗外的参照物发生了微妙变化。因为视线的苍凉和空旷无限拉远,近处障眼的植物、建筑和人皆不显。还有一种可能,透明的阳光也在发生作用,感觉上的缓慢便成了思绪的一种迟滞。在南方,车窗外的屏障从不稀缺,随时把人的视野填得满满当当,来往的车辆交汇密集,惊心动魄的是蚯蚓般的地理路线,在云雾重重的视线干扰下,导致风景在车窗外闪得比下落不明的云朵更快。

风景旧曾谙,放到北方天空下是恰当的。当然,我不是指曾经去过的北方,风景有多熟悉和美好,仅是车窗外扫描的印象。而风景永远新鲜,更适合拿来见证南方

江南雪中花

□谢光明

江南湿冷,寒气柔曼细水般浸润到人骨子里,冷,由内而外生发出来。江南有一种花,如银色的晨光,星星点点撒在山区与丘陵,撒在大地,稀释了南方的冷,成为冬冬一道温暖的风景,它就是油茶花。

每一朵花都有它独一无二的天赋之美。花是有温度的,花的温度开在枝头,暖在人心。料峭冬日,草木凋零,走入徽州山区,村庄水口后山,随处可见一树树油茶树,不惧风寒,盛开着如玉的白色花朵,犹如夜晚迷路人的星星,坐爱枫林,不问昼夜。油茶花花朵洁白无瑕,一簇簇雪雪般栖息枝头,风吹不散,鸟撞不落。房前屋后,山畔阡陌,油茶树见缝插针,随遇而安。它们或兀自伫立,独木成林,或三五成群,连成一片。更有大块的油茶园,在滴青似海的竹园的怀抱里,千万朵地绽放,气势不输早春。

“十月中,吃饭馒头一个工。”寂寞冬日,日光短暂,油茶花是跃出冰面的鱼,为人们的生活增添热闹与情趣,日子便多了一层动心的涟漪。一早,不待朝阳升起,油茶花花瓣便张开怀抱,大方地在镜头前展露如歌笑颜,那是滴着灵动露珠的露水。那是调皮女孩子的眼眸,于风间眉目传情,顾盼生辉。树下林间,偶有养蜂人,一排排摆开蜂箱,呼醒蜜蜂,吩咐它们出门采撷花蜜。秋冬交汇时节,油茶树上同时挂满沉甸甸的果子,开着繁茂的花朵,花果相伴,一边收获一边孕育,给人以生生不息的希望。油茶花温润玉洁,高贵可亲,光泽如玉,其花期漫长,可从霜降开到立春,在寒冷的季节里坚守独有的素雅与静美。

油茶花不是茶花,也不是茶叶花。油茶是世界四大木本食用油之一,与油棕、油橄榄和椰子齐名,为中国南方特有的一种纯天然高级油料。在有油茶树陪伴的地方长大的孩子,“茶包”“茶片”的记忆深深镌刻在他们脑海里。那种长在油茶树上的“包子”和“耳朵”,是一味可口的野果,生津解渴,清脆甘甜,诠释着山村和童年的真味。霜降前后,采摘回来的油茶籽,要筛开果

Table with 2 columns: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(2020)穗仲公字第1380号 and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(2020)穗仲公字第1381号. Includes details about legal proceedings and dates.

Table with 1 column: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(2020)穗仲公字第1382号. Includes details about legal proceedings and dates.

Table with 1 column: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(2020)穗仲公字第1383号. Includes details about legal proceedings and dates.

Table with 1 column: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(2020)穗仲公字第1384号. Includes details about legal proceedings and dates.

Table with 1 column: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(2020)穗仲公字第1385号. Includes details about legal proceedings and dates.

Table with 1 column: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(2020)穗仲公字第1386号. Includes details about legal proceedings and dates.

Table with 1 column: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(2020)穗仲公字第1387号. Includes details about legal proceedings and dates.

Table with 1 column: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(2020)穗仲公字第1388号. Includes details about legal proceedings and dates.